

琅玕館合刻

右寧張三就就道甫著

叙前刻

送邑尉懷南丘公歸里



公以閩省名家子發跡功曹始出門授任黃麻
驛克相皇華班班饒有奇蹟父老子弟之口碑
迄今尚在考最例應遷得修之尉夫修貧邑也
連年水旱民苦彫殘漸不免脊脊多事公至申

保甲謹晨昏嚴巡訪鼠竊狗偷之徒望風遠匿而博六沉酗椎埋利屣可賣緣爲奸者亦袖手藏頭而不敢肆修於是荷公之庇更多辛酉入計修父老子弟日相議曰公得無遷喬乎公遷吾儕何恃以無恐未幾客自京師來曰公且當罷官去人人意失錯愕相顧焉已而歛恨謁余余佯爲不知公也者詰之曰公奉職無狀乎曰無職不共政以賄成乎曰公方北上時幾不足

備行李余曰公何以不官而且去曰弊在前任余曰前任事可得言乎曰開塘築沙改門修路公固嘗捐俸金也操守清貞才力精幹諸當道實獎賞之然則今何以不官竟使去吾爲公度則亦不慣趨迎耳寧爲玉碎勿爲瓦全公能自信公必有脩然者奚其恨奚其恨父老子弟益更錯愕曰吾儕不爲公恨能爲公喜乎余曰勿傷也汝試思今時何時四方未靖使車募卒隨

在騷然况修當數省要衝之處天之奪公官速
公去安知非天之賜公逸時接友朋豚蹄盃酒
酒後耳熱仰天推釜而呼嗚嗚不尤愈于奔走
風塵而動輒得咎也者汝輩愛公憐公思公不
忍別公何不以公之喜爲喜而以公之不必恨
爲公恨父老子弟聞之色少愉曰吾儕小人實
不足以知公知公者幸有吾子願以子言登諸
帳錢公行

家君贈賈生

賈生修德從予遊家徒四壁以饔飧不繼故罷
讀者久之年來躡屨擔簦遨遊三晉間其父日
望歸來而不歸來也意不歸來可圖進取今年
春見知於學使者頗作歸來計又意歸來進取
可漸圖也予以進取在已不在不歸來不在歸
來夫男子垂弧志四方爾篳門圭竇中自其老
死固壯夫之所羞獨不日出谷遷喬始克有濟

乎生爲三晉遊者而年寧知托遽廬何地訂盟
結社何人日與周旋習以爲常何事萬一居高
臨卑驚負雞群之鶴行見長傲累生平何貴不
歸來也今歸來矣視奔走風塵時有隸聞矣倘
身寄一鄉神馳千里能自戢乎哉我冠博帶濶
步高談日携二三同志揚揚過閭里又懼其荒
於嬉也何曰胡不歸胡不歸歸來何異不歸來
也况生之性不羈生之才卓犖善用如五金在
範無噐不成不善用躍冶出矣卽能爲莫邪大
造且謂不祥何論不歸來何論歸來也生先世
有賈誼者傳長沙對宣室治安一疏尤照耀千
古第事事紛更竟不免維陽年火之議生自分
何如誼倏不歸來倏歸來也今歸來矣無復云
不歸來矣願勿負歸來雅意予亦與有光也已

贈王潤甫禮闈得偶叙

余於太阿先生恨少一贊從旁私淑便覺忻忻
有得記得邑侯李請太阿酒而余亦在坐太阿
慮余新進不閑禮儀也目語之目語之不已口
指之口指之不已手提之一段深情雅度即處
門下士寧後過此迄今耿耿懷抱間謂德行文
章當是今人中第一居亡何偕二三同志結圓
覺社選選仰天自問曰安得有彷彿太阿者使

我一見乎公固太阿之介弟而是時萋菲之日
如蟻聚如蜂屯視我輩日夕同堂不啻天地間
之一大恠間有老儒嫌其不與訂盟嘲之爲四
聖社隨有林下老先達嫌其不來趨附傲孟子
聖之某聖之某例品定之使人傳誦爲笑談公
聞之愀然曰後進向上先達正當汲引舉子業
豈天上事聖賢名號豈大辱人何見之不廣也
暇有暇携酒相訪與我輩竟日盤旋叩胸藏則
博而與聆緒論則高而宏細瞻半裁則乃沉而
介公於太阿即不敢知爲何如以太阿之在嘗
日者想公對公不令人作太阿想耶丁卯之役
余謬附榜未公聞之歆歌歆舞兩度臨敞廬若
憫太阿之不作而幸有余又若睹余之再振而
幸將來之不止余纒纒深情汪洋雅度想太阿
又令人不能不想公之彷彿太阿矣而不意書
甫賈君之更觸余腸者前余曰僕於公交久矣

實自童學始其從靳先生遊也夜則赤屍同榻
晝則攢首同筆硯僕今兩鬢堆霜老朽圭筆而
公且作天府賓一貴一賤諒公必故人乎僕僕
能不爲故人賀願丐子一言寫我兩人之相與
竊念之公入人至此乎使非公之深情公之雅
度素習於太阿者多何以久不聞于故人者今
不改于余二三同志乎余辱公之相知等太阿
受公之禮遇等太阿故不覺傾肝膈于公並以

寄艷慕太阿先生惓惓之至意

贈郡別駕武蔚孺公祖息承褒封錫典叙

余之始謁公也見其汪洋如湖海崑峩如太嶽
不覺心醉悵然曰公固金華殿中人乃不受天
子知而以佐郡哉時在太梁之旅卽寸晷立談
未能細頷其曲折及抵懷獲時拜下風焉則見
氣恬神穆情藹藹逼真語溫溫多致論經史指
畫時事上下今古人物洞若燭照而慷慨內別
有深長則其醉心益甚終不能不以不受天子

知爲歎已而署濟濟之人醉心亦如余已而署
修修之人醉心亦如濟已而駐清化已而後駐
寧郭六邑之長唯唯奉約束如新鄉縉紳之請
見者陽遇以禮實陰裁以法而使不敢犯六博
之爲鈎瓦讐仇之爲椎埋寇盜之爲狗鼠利疑
之爲招桃豪右之爲狼莠無不望風逃匿卽間
有兩造之質三尺之加亦人人意得以去化滌
枯而貞良是其醉心我公又不止修濟而署之
時而已也當事者廉其文無害旌書責及道路
之口碑疊見歲時伏臘肖像而祝之不知幾百
家余於是益悵然也曰是不可受天子知乎何
猶佐郡爲耶今果以浩蕩 皇恩褒予備至進
公而封焉推厥所自出進太翁太母而封焉主
饋者亦視公職進封如太母紫綉輝煌黃蘇錯
映受知于天子深矣不止心醉而已矣嗣是而
眷注不已拊髀興思曰武大夫才且賢終使之

佐郡乎其不次用之進而遷秩進而次第加封
則其受知又不止今日而已矣雖然此公之治
行也非所以爲公也嘗侍公讌語更有以得公
者夫以閎閎之榮兼姻戚之懋曾不火沾沾自
喜溢諸顏面帶諸齒牙冲襟曠度不且包湖海
凌太嶽歔然自如哉而手理案牘目對桁楊耳
辨囂噪蝟冗之羈人久矣總片刻暇輒搦管拈
鬚吟弄於花晨月夕之下以盪滌胸中壘磊傾
寫其一天豪爽是歔然自如者又儵然自遠也
抑何氣不恬何神不穆何情不藹藹逼真何語
不溫溫多致何論經史指畫時事上下今古人
物不慷慨不深長何六色之長鄉縉紳之請見
不盡閑於軌何鈎瓦何椎埋何狗鼠何招挑何
稂莠不盡就於冶戢於繩此所以在在醉心乎
此所以受天子知乎何計佐郡何計不佐郡今
而後似又不必悵然矣

贈邑侯朱公榮膺特薦叙

昔子產鑄刑書號爲衆人之母夫不曰慈母哉
茲何不以慈而以嚴竊憶之撫久殘之世慮其
殘益殘也利用慈當積玩之時慮其玩益玩也
利用嚴然弊每起於玩而漸乃流於殘玩者益
玩未有不殘者益殘也利用以嚴而佐慈故水
溺火焚其言到今不朽今日之修殘乎不殘乎
玩乎不玩乎且玩且殘當以姑息爲乎以整頓

爲乎公始至度恂恂氣抑抑父老輩驚相顧曰
修得無難公耶公若益自韜晦者不數日燭修
之隱如燃犀鮮修之結如破竹窮修之神達修
之變煥然如霧除霍然如雲消登堂環盼吏抱
牘不敢前舞文者搜之而簿書清矣嘖笑不少
私諸仇爲狐假爲鬼窟爲蝨食爲虎瞰無不絕
跡匿影爭逃斧鑕之慘卽四五年來觸網犯禁
袖手埋頭于草萊者亦無不抒誠投首以冀一

新稂莠鋤而嘉禾茂試問修八九十老人曾見
此光景否左右不能爲之難其不難於椎埋六
博沉酣利屣之徒可知也此其所以用嚴也而
最難無如驛而公之最嚴亦無如驛是夫馬之
班脊也客之鞭索也民馬之報之爲填坑也買
馬之賄之爲剗肉也泫然涕曰驛至此其有修
乎是必有作崇於中者一索之主廐得陰陽其
術者而人再索之郵卒得剝削爲害若而人三

索之里奸市棍得夤緣營利若而人於是有
榜案有簿給散有額肥瘠有驗甫浹歲而皇華
陌上喜見四牡之駢駢矣官不問民民亦不知
有驛之爲累是何之幾幾無修者今竟有之公
又何知在修之爲難 臺使者巡行河北廉公
最採其大要列諸薦剡曰查應差之羸馬也曰
懲積年之衙蠹也摠之曰盜息民安夫查馬懲
蠹卽不足以盡公而公之大致可以類見其用
嚴也其政火也子產用嚴而誰嗣興歌子太叔
用寬而民多盜則火之焚與水之溺其大致又
可以類見誰謂以嚴佐慈公非衆人之母哉雖
然非徒嚴於人也而實嚴于已如納戶自封絲
毫不肯溢於數訟獄自理片楮不敢濫爲批剗
各解新例不以重輕滋逃亡之屋除黠卵陋規
不以奔走疲山谷之命夙夜兢兢天日可矢吾
以爲此真嚴此真慈也彼燭修之隱解修之精

窮修之神達修之變指顧於俄頃掀翻於今甲
條分縷析風行雷厲於百里之河山者不過從
此段視修如家視修事如家事切切實實申流
出耳何嚴何不嚴何慈何不慈抑又有說焉度
恂恂氣抑抑公在今猶在昔也父老輩將謂修
之終難公耶卽謂公不以嚴而以慈亦無不可
卽謂公非以嚴用慈而以慈用嚴亦無不可

贈范靖寰橋門聽講叙

靖寰邑庠生也一旦去邑庠遊太學闔邑士景
靖寰者羨其步之高品靖寰者賞其願之大奈
以爲俱不足知靖寰靖寰如以太學爲駐足地
不且頰頰誇示人曰太學太學耶嘗見有事公
庭而所被服忽焉太學生忽焉邑庠生一似去
邑庠者非靖寰而不安於太學者乃靖寰也竊
揣之靖寰負不羈才英英有奇氣胸中許可

寥廓無際涯兼以少年創立而飈發精神沉入
意致又足濟其所欲就其阨於科名而不獲從
此道中出也能不快快曰大丈夫當卓然自豎
不潛不躍落落老頭巾何爲者鬱而憤憤而起
是以脫邑庠去之也去邑庠矣又不安於太學
者何乃知不安於太學者亦卽其去邑庠者也
不見埶井龜乎擅一壑以自咤任所跳梁任所
入休不過井幹缺甃間日與蚌蟹蝌蚪爭豪耳

有異物焉鼓鱗奮鬣乘風上下初不計何處爲
寧居朝發崑崙之墟暮宿孟諸之渚究竟幾千
里莫擬其形狀九萬里莫定其飛騰彼埶井中
惡識此光景也使靖寰壑踞太學則亦跳梁於
此而已矣入休於此而已矣而崑崙而孟諸而
鼓鱗奮鬣乘風上下之竒觀總無一是敢望者
而已矣夫豈所以爲靖寰夫豈所以爲靖寰故
邑庠可不邑庠可太學可不太學可九轉熱湯

或別有結局處爲蛇爲龍達人之變化從來如此乃以今日爲步高乎乃以今日爲願大乎余則以步之高政在今日不自高願之大政在今日不自大

張太公壽六十九暨元孫乃願入庠併生子

叙代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余每驚怖其言以爲不信於信信於屈世間或無此情理及攷太公之顛末始覺其旨淵宏其言雋永堪味公未冠而孤家願裕小人有廢溪壑其旁者紛紛偶不當意室戈橫舞井上之石隨之苟胸前有心其能禁一逞乎公視之如梁頭燕聽自去自來也

鎮之以靜守之以一但使無隙可尋曾不伺息
牙雀角校短長焉三十年有奇大都如此嗣是
曩日羞澁寥落無生計仲君下惟攻苦籍籍有
聲無端反側子又裂目妬之矣投脆於地嗾群
獒作信信狀從中驅策而吞噬之威勢幾不朝
暮公曰我生在天揣無愧天者其不鑒於冥冥
耶已而奸謀破公之靜與一彌堅於是乎憐公
者爲公慮曰如此其屈也復何信又十年有奇

爲丁卯仲君唾手上賢書而是時六君既庠長
君亦荷貶恩給官帶其餘諸君有田可耕諸孫
楚楚有書可課於是乎憐公者轉而爲公慶曰
如此其信也復何屈公則依然丁卯之前而已
爾址仍其隘衣去其華逢故舊呼與語語則字
字出肝膈過客詢之初不信其是封君者聞中
棋一局酒一壺書一卷淘洗性靈少年亡賴不
無言語之傷止付之微微一笑猶恐聞知於孫

若子迄今又四年也信耶屈耶元孫乃願繼六
君而庠適有懸弧之吉公於茲則六十有九云
想其一堂四世懽然宴集儒官捧卮孝廉進匕
箸諸生若而君以次戲絲乃願率諸弟或扶杖
或牽裾或隨若父若母而拜祝公與太夫人坐
北堂弄曾孫於膝上含飴娛老天倫之樂事視
彼操戈於室者下石於井者屈耶信耶乃知公
之屈公所以信也公之信彌屈公所以屈彌信
也即積而至百年不已有定券哉余更有親焉
屈於屈之日屈易屈於信之日屈難乃願信矣
能無忘乃祖之屈鎮之以靜守之以一君家之
故武具在發皇門閭而高大之政不在一逞爲
竒矣如以爲信於信未必信於屈無乃非貽謀
至意試何尺夔而問之

贈鏤鋤王社友入學叙

鏤鋤習句讀輒嘖嘖有聲十年餘始偕二三同志結圓覺社而是時尚未取克弟子員余私計曰學未精與至弄筆行文千百言立就一段竒傑之氣勃勃毫楮間又不覺洒然異之未幾往返其家四壁蕭然止有其先君子之遺廬在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未有不謬爲云者也家日益窘志日益豪文章日益宏邁但檠然在夜

阮子制日益落魄而不獲遂今年五月作諸生
矣二三同志聞而喜余曰何喜也大凡事出望
外喜事與時合喜鏌鋹胸中竒傑兼頻年困頓
中磨練豈不能一奮圖南作青雲路上客此發
軔地且恨遲遲何喜之爲也無已贈之以言乎
其各抒情懷首致虛致虛曰吾長矣一生幾半
壯志未酬時乎不再願鏌鋹蚤自努力無如我
空懷老大之悲次午山午山曰仲弟吾家千里

駒得先太阿之陶鎔父衣鉢具在惟勿墜家聲
是祝次王屋王屋曰吾去鏌鋹不大遠玉珉相
礪可無日隔踈竊不揣時抱附驥之想惟勿自
菲薄是幸次兄陵兄陵曰吾年少意秋風一度
天錦可奪竟點額歸願鏌鋹鑿前車而知天之
不假易余聞之深有當于中焉又何以贈雖然
亦不敢辭敬爲之言曰天生鏌鋹因頓之詎願
倒英雄將老其才以大其用今少息矣正不可

不善承天心蓋不迫之動才不老不與之靜動
亦無力用亦不大寧靜致遠武侯所以定鼎于隆
中今而後種種煩囂杜門却謝日對案上羲皇
消磨世故而休養靈襟此一段奇傑安所不發
洩乎庶無負二三同志圓覺社亦有光也已二
三同志曰善入語鑿鑿鋤曰唯遂稱觴而出

贈楊濟海入學叙

揚生號濟海既庠時不佞尚未識面偶從一新
進扇頭睹其書画洒然異之亡何庠師杜先生
留不佞酒而濟海與焉見其眉宇清秀狀若不
勝衣坐談間才雲飛舞心露玲瓏津津然調聲
分韻宛有灞橋驢子背上之思者不佞益斷然
心折退而憶憶而欲再頌其罪罪也適里人有
入庠之賀問不佞言夫濟海同不佞里其何能

辭但交淺未敢言深耳雖然不敢規寧敢諛敬
就所有號者祝之云書言濟川曰用汝作舟楫
謂楫以運舟舟以濟川也茲以楫名以濟海號
雅負自雄獨不見海上之舟乎駕一葉泛洪流
雖飄揚迅疾起視舟中載能幾俄焉怒浪拍天
出沒波濤內竟不免相顧而錯愕若夫萬斛之
艦虛藏于壑初不見其爲利輕帆飛渡寧因載
多載少爲重輕少益之如故多益之如故鼓楫

而前無問風波矣濟海少俊流前頭去路真不
啻大海汪洋而所濟之舟行將爲一葉抑將爲
萬斛一葉可也彼萬斛艦容驟致耶今後請與
濟海約奮力三餘疑其幹靜觀一室虛其中洞
析百家密其罅而鴻艦巨軸堅柁勁楫種種具
備試與乘一葦風破萬里浪是舟也濟乎不濟
乎濟與不濟濟之者固自能決而所以濟之說
未必無取于不伎覺何之洒然異斷然折猶止

在才情想像之頃而已也

